

母亲画画

◎辽溪

母亲今年七十岁,认识她的人都说她显得年轻,不仅是打扮时尚得体,而且精神气质与众不同。我们都认为母亲之所以到了古稀之际依然是朝气蓬勃,完全得益于学画这十年。

那时母亲欢天喜地地退休了,一点没有失落感,这完全在我意料之中。因为她无数次表示退休后要重拾年轻时的爱好,一心一意学画画。母亲是一名医生,工作繁忙得不能按时吃饭,不能按时回家,家里的一切完全是父亲在打理,什么爱好、兴趣的,统统给工作让路。

退休后一天也没耽搁,立即去老年大学国画班报了名,笔墨纸砚置全,甚至给家里添置了一个大大的书桌,一切准备就绪,从此进入国画界。

母亲对待工作是出了名的认真,学画更是有过之无不及,认真、超额地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,常常一站就是几个小时。坐下来休息时,就捧着画册欣赏,揣摩。她说老师说了,成年人学画,要把提高审美放在前面,应该“眼高手低”,先学欣赏,再提高绘画的技巧。我逗母亲:“这么刻苦,是要考大学的节奏啊!”

母亲心性清雅,对竹子尤其喜爱,有意专攻画竹。她买来各种《竹谱》画册,宣纸铺开,一笔一笔地临摹,一丛从墨竹在宣纸上热热闹闹“长”起来。我和父亲是第一观众,也是“大嘴巴”的挑剔者,都发出了由衷的夸赞,母亲这下更是劲头十足。

说实话我没想到母亲能坚持十年。和她同龄的阿姨们退休生活要热闹得多,唱歌、跳舞、模特、登山、旅行……但是母亲说了,好玩有趣的活动太多了,精力有限,只能选择最爱的,表示对国画矢志不渝。是不是像极了爱情的样子?

每次家庭大聚会,都是母亲展示作品的好时候。大画小画铺满桌子和地板,家人们七嘴八舌地评论,不管说得是不是专业、是褒奖还是批评,母亲一概虚心接受,不恼不急。有时候家人看中了某幅画作想索要,母亲直摆手说“不行不行,火候还不到”,直到后来在一次书画展览上,母亲的一幅《竹报平安》获得了二等奖,得到了专业人士的认可了之后,母亲信心倍增,从此再有索画的朋友,母亲才欣然应允,并把这看成是大家对她成绩最大的肯定。

回头看母亲学画这十年,生活健康而有规律,早睡早起,打理家务,固定的画画时间,不变的饭后散步、遛弯锻炼,和当年的“工作狂”判若两人,比上班时候开心多了。

母亲曾经说过一句话令我记忆深刻:“工作的时候努力工作,不辜负患者的信任;退休了对得起自己,过自己想要的日子,不枉此生。”我喜欢母亲现在的状态,退而不休,继续着热爱的美好生活。衰老的只是年龄,永葆青春的是那颗追求向上的心。



丹青不知老将至

◎阿霖

等等老人们

◎王秋女

忘了从什么时候开始,是从她退休后还是从我们姐弟仨结婚生子,我妈好像变了个人似的,喜欢偷懒、喜欢示弱,甚至撒娇!给她添个空气炸锅、扫地机之类的小家电,先是干脆利落地拒绝:“买这些干吗,我不会用!”给她演示了好几回,每次用之前还是冲着我们喊:“快点过来呀,这个东西该怎么用啊,连盖子都打不开!”

“不有说明书吗,您就不能先看!”有时手头正忙活着,忍不住就抱怨。

“这说明书的字密密麻麻,我老花眼了,看不清!”我妈理直气壮地答,“而且老了,脑子不灵了,也看不懂!”一脸“我是老人我有理,你能拿我怎么办”的傲娇样子。

由此可以想见,对于如今这个“互联网+”时代的各种网络新应用,她自然更是烦不胜烦,于是支使我们做的事更多了:出门要我们帮她叫车、网购要我们货比三家帮她下单、看病要我们帮她App上预约专家号……当然为了运筹帷幄,有一样她玩得挺溜的,那就是微信,动不动在我们家庭群里发号施令或发一大段语音指手画脚一番。

我们被支使急了,敢怒不敢言,每次说起来,只好曲里拐弯地议论她如今太倚老卖老,太不上进不好学了!当初那个努力勤奋、争强好胜的职业女性人设,扔哪儿去了呢?

于是我语重心长地找她谈话:

“咳咳,我说郑老师啊,您看如今谁不是‘一机在手,天下我有’呢。您看您拿的,也是新款的苹果,每天就发发微信,不太浪费了嘛。”

我妈眼睛一斜,以不变应万变地回了一句:“我老了,学不会!”

“您看某某都85岁了,上次我陪您去医院碰到,您看她什么App挂号,什么扫码取化验单,什么手机支付药费……门儿清!”

“呵呵,那是她命不好,养了仨孩子,没一个在身边的!不像我,不愁没人陪!”我妈得意洋洋。

好吧,高帽子谁都喜欢,我忙换了个例子继续忽悠:“您看某某,斗大的字都不识几箩筐,什么线上买菜啦、拼团便宜购啦、直播间买东西啦,溜得不行!您呢,好歹也是知识分子,特别有文化……”

我妈脸色突然一沉,不悦地道:“为什么非要我们这些老人不停地学习,赶上时代呢?你说到看病,我们有个老同事,有次赶着去医院,站在路口,这出租车一台接一台从他身边经过,他怎么招手都不停,后来才明白是都被约走了。到了门诊大厅,一个人工挂号窗口都找不到,清一色的自助挂号机,他鼓捣了半天没挂上,最后还是让旁边一个年轻人帮忙挂的!结账时,有钱不能用,非得把现金存到卡里,在机器里才能结账!这全套折腾下来啊,原来的病没看好,又添了一个病——出门恐惧症!真是作孽啊!”

“科技的创新,不是只为了了一部

分人服务,而是让更多的人活得有尊严、有幸福感。所以不是让我们老人去适应去学习那些层出不穷的App,而是要让那些App更简单、更便捷、更适合我们老人使用。”郑老师仿佛又上了讲台,说得铿锵有力。

果然是文化人,我无言以对。

今天一大早就被郑老师喊起来陪她去吃早点,我强压不快耐心哄她:“你想吃什么我帮你点外卖啊。”郑老师不屑地哼了声:“我要去吃XX馄饨,等外卖送过来,馄饨都不好吃了!”

我只好打着哈欠跟在郑老师后面去吃馄饨。郑老师七拐八弯熟门熟路地绕到一个菜场后面的小店。霍!看到眼前的场景,我的瞌睡突然清醒了大半,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小门脸前居然弯弯曲曲地排了一溜儿长队。

吃好,我顺手摸出手机准备扫码,被郑老师一把拦住,说这个老板不接受手机付款,他只收现金!我左右扫了一圈,确实没有张贴任何二维码,不觉有些无措,可怜巴巴地问郑老师:“那怎么办?我没钱啊,就带了个手机出来。”

郑老师矜持地一抬下巴,轻哼一声,掏出钱包买了单。

原来,到这里吃的大多都是老人,东西也好吃,老板干脆坚持只收现金。

我突然有些感动、有些羞愧,确实,这世界变得快,可总要停下脚步,等一等我们的先辈。谁都有变老的一天、谁都有接受无能的一天,多一点爱心、多一点耐心、多一点包容,这是给老人们的善意,也是给将来的自己。

陪护老父

◎雨佳

洞口的两个袋子里排泄物也越来越少。第二天白天,我继续值班,父亲的袋子已经拔掉一个。

老父亲身体一直很硬朗,喜欢打牌,精力比我还旺盛,这次实在痛得受不了,才到医院治疗。他神情非常镇静地对医生说:“打洞就打洞,死在手术台上也比疼死强。”

平时因为工作忙,很少陪父亲,这次我们一下说了许多话,以至于父亲的嗓子都有些哑了。我劝他少

说,他又听。我居然听他说到了赵本山。考虑到本山大叔我比较了解,就主动说了很多,目的只有一个:想让老父亲少说几句。没料他听我一说一通后,突然笑了:“我说的是张福山,过去的一个同事!”

父亲的睡眠很好,守望着呼呼大睡的他,我于寂寞中生出烦恼:我们几个都是独生子女家庭,且孩子多在外。我们将来生病住院,肯定享受不到老爷子的福利和待遇了……